

## 清末佚名《語言問答》研究

宋 桔

**摘要：**清佚名線裝《語言問答》是清末中西語言接觸與西人漢語教學實踐的真實寫照。本文以上海圖書館、復旦大學所見的國內六個藏本為基礎，結合其版式體例、內容特色以及藏本保留的筆記、藏章等歷史印跡，初步討論其版本歸屬及實物流通情況，論證了其內容與早期《漢字文法》內容的相關性、其作為傳教士初級漢語教材的實質，并在分析的基礎上推定其是由傳教士和教會學校根據不同的正式出版物混編印製而成的。

**關鍵字：**《語言問答》 版本 清末漢語學習教材

### 一、引言

有清一代，隨大批西洋傳教士、外交官、商人進入中國，中西語言接觸日益密切，產生了一大批用於學習中文的語言教科書、詞典、學習手冊等。如《語言自邇集》(Yü yen tzu êrh chi. A progressive course designed to assist the student of colloquial Chinese as spoken in the capital and the metropolitan department, 1867/1886/1903)、《華英字典》(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1892)、《漢語彙記》(The Notitia Linguae sinicae, 1728/1831/1847)等。其中大部分採用的是鉛印的現代裝，一部分先印的小冊子和局部流通本也同時採用了本土化的雕版印刷及傳統裝幀。

這類書受眾集中、流傳範圍窄，其編寫目的及內容也很難博得傳統士大夫的重視，故在流傳有序的叢書總錄、書志目錄等典籍中的記錄非常有限，甚至難覓其蹤跡。本文研究的《語言問答》就是這樣的一部無版本信息且採用傳統裝幀的漢語教材。

截止目前的海內外研究，《語言問答》僅在羅馬國立中央圖書館、比利時魯文大學圖書館、上海圖書館、上海復旦大學圖書館四處有藏。現今國內尚無相關研究，僅上海圖書館古籍部編目著錄該書為清佚名撰，清光緒（1875-1908）刻本。海外研究集中在日本，關

西大學內田慶市教授認為《語言問答》可能是威妥瑪 (Thomas Francis Wade, 1818-1895) 編寫《語言自邇集》的過程中出版的一個小冊子,<sup>1</sup>這一結論我們將在最後一個部分作討論。

本文以《語言問答》在國內六個藏本為研究對象,通過其體例行款、內容特色的分析,探究該書的源流;通過藏本朱記及早期西人筆記的調查,追尋實物的流通使用情況。并以此兩個方面為論據分析推定該書的編寫者與編寫背景。

## 二、體例內容及源流推定

根據內田慶市所見的羅馬國立中央圖書館和比利時魯文大學圖書館所藏《語言問答》,該書分上下兩個部份,前半部份題為<語言問答>,凡52頁;後半部份題為<續散語十八章>,凡35頁。<sup>2</sup>其中後半部份僅藏於羅馬國立中央圖書館,比利時魯文大學圖書館所藏及國內的六個藏本皆為前半部份。<sup>3</sup>

後半部分<續散語十八章>在內容上與現存《語言自邇集》第一版同名章節的完全一致;在版式上與前半部分類似,差異只在後半部份打了格線。<sup>4</sup>換言之,後半部份來自《語言自邇集》是比較清晰的,但前半部分,即本文關注的《語言問答》的版本情況有待研究。

根據筆者的調查,《語言問答》在國內的六個版本分別為:上海圖書館古籍部藏一種一冊《語言問答》、復旦大學圖書館藏五種五冊《語言問答》<sup>5</sup>。以下我們將從版式、體例上細緻扒梳異同;從內容上確定該書與編寫底本的關係。

### 1. 行款及體例特點

現存《語言問答》同為普通線裝的清代刻本。行款為每半頁十行,每行大字二十個,無欄線,無雙行小字;白口,單魚尾,左右實心邊框;版心刻有“語言問答”字樣及該頁頁碼,共五十二頁,第二十八頁b面打了一行欄線,第五十二頁b面(即末頁)打了四行欄線。尺寸上,其中的五個藏本均為外衣15cm\*25.5cm,內框13cm\*17.8cm,復旦六號藏本和上圖藏本外衣尺寸略小,但內框與其他藏本一致。

---

<sup>1</sup> 內田慶市《〈語言自邇集〉源流及其在日本的傳播》,載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編《跨越空間的文化:16-19世紀中西文化的相遇與調適》,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10年版,第50-52頁。

<sup>2</sup> 內田慶市(2001: 51)。

<sup>3</sup> 據筆者描述的上海圖書館、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本的書籍行款情況及提供的書影,內田慶市教授已確認上圖、復旦所藏的《語言問答》是與比利時魯文大學圖書館所藏的《語言問答》相同的一部書。

<sup>4</sup> 內田慶市51。

<sup>5</sup> 據復旦大學古籍部卡片目錄顯示,原本的記錄的有6個副本,其中一個藏本已因歷史原因丟失。

通過我們對六種書的字體刊刻及成品的斷口、疊影的進一步比對，結合書中部分文字的歪斜、字體改變的情況，基本判定上海所藏的六種《語言問答》為同一塊書版所印製的。這六種書都屬於該塊數版較後印刷的書，其中復旦大學圖書館古籍部所藏的四號與二號藏本應該是這六個本子中較後印製的，斷口及疊影狀況最為明顯。

在體例上，《語言問答》全漢語無外文，漢字從右往左直排書寫，出現了大量繁簡漢字混排和異體字。<sup>6</sup>分四十六章節，每節以“問答”加題名為題目，獨立一行。單個題目下內容以（AB兩角，甚至兩個以上角色的）對話為主，以頓號和句號斷句，一個角色說完後空一格，與《語言自邇集·問答篇》的體例形式基本一致。其中也混雜了不少不能形成完整對話的短語。

（一）在對話中夾雜相同內容的不同表述，凸顯編寫者對漢語表述的多樣性的重視：

（1）. 天氣怎麼樣、什麼天氣。天晴了。日頭曬。這個晚上好天氣。（語言問答，p.7a）

（2）. 你納幾歲。先生貴庚。你的哥哥多大年紀。你兄弟幾歲。他有二十歲。他還沒有十五歲。（語言問答，p.5a）

如上例中的“天晴了”與“日頭曬”，“多大年紀”與“幾歲”是同一含義的不同講法。

（二）將各種不同的回答模式並置：

（3）. 你說的我全懂的。不懂得、都懂得。都不懂得。（語言問答，p.4a）

上例中在一個句子結構“你說的我…”下附加了“全懂的”、“不懂得”、“都懂得”、“都不懂得”是不同情況下的回答。

（三）在對話設計中融入詞語練習：

（4）. 再給我那一部、要多少錢、要一兩六錢三分五厘四毫。（語言問答，p.19b）

上例中的練習如何表示漢字的書目的編寫目的非常明顯。

## 2. 內容特點及其與底本的關係

根據全書內容的梳理，我們把全書從內容上分為兩個部分。

<sup>6</sup> 引文中我們將嚴格著錄《語言問答》的原文，繁簡混排照錄，異體字、自造字通過註釋說明。

第一部份是〈問答一求謝〉至〈問答三十六病人〉，涉及的都是日常生活中的對話內容，題目也往往由談論的核心事件、對話發生的時間（如〈問答十四上學〉、〈問答十八起來〉、〈問答二十早上拜望〉）、地點（如〈問答十五在學房〉）等組成，字數都在七百字以下，在主要內容上也與普通語言教材的日常用語練習的形式較一致。

第二部份是〈問答三十七管工程〉至〈問答四十六堂官承差走堂〉，篇幅驟大，字數越居千字以上，內容上多涉及社會的醜惡面以及社會的人間百態。一大部分以對話人的身份為標題，如〈問答三十九農夫〉、〈問答四十二當家〉等；另一部份以對話談及的第三方的身份為題名，如〈問答四十三光棍〉、〈問答四十五買辦〉。

其行文的模式多是一方大談自己或某人的種種惡行，另一方對其進行批判和勸誡。多涉及有關罪惡的本質、犯錯後不是接受法律的懲罰，而是通過行善來彌補過失、愛人如愛己的思想等。<sup>7</sup>這些都與天主教接受懺悔、傳達宗教思想有一定的聯繫，這一點在〈問答四十四教〉中表現尤為突出，談話中不僅列舉了天主教、佛教、儒教、天地會、白蓮教、天理教等，否認了它們是一樣的教；而且在思想上，直接否定中國的傳統的禮節，稱他們都是虛假的禮，揭露迷信思想的無理性。這些內容有力地論證了課文的宗教背景。

內田慶市教授在論述中曾提到《語言問答》與公神甫《漢字文法》（*Arte china constante de alphabeto e grammatica*, 1829）的第五章“問答”的內容密切相關。根據我們對兩書原文的對照分析，可以確定：《語言問答》的內容直接來自《漢字文法·問答》，兩者在章節內容和標題上完全一致，<sup>8</sup>其差別表現在版式和具體內容上。

在版式上，《語言問答》全中文從右至左直排書寫，《漢字文法·問答》分兩欄左右中葡對照，漢文和葡文都是從左至右書寫。

在具體內容上，《語言問答》的編寫者對《漢字文法·問答》中的一些句子、詞彙進行了刪定、替換和修改。

#### （一）改訂繁簡、異體字形

“裏”與“裡”是一組異體字。《漢字文法·問答》全文使用“裡”，《語言問答》將部分的“裡”改作“裏”，可作作“這裏”、“那裏”、“心裏”、“家裏”、“裏頭”等，在用法意義上與“裡”沒有差別。另一類似情況是《漢字文法·問答》全文使用“着”，《語言問答》將部分的“着”改作“著”。

<sup>7</sup> 如問答四十三中提到：“你想這個于愛人如己的道理合不合、書上說自所不欲、勿施于人、本來普天下的人該當彼此相愛如兄弟一般、人有好處、比我強、不該當難過、人有禍患、該當安慰他可憐他”。（《語言問答》，p.45b）

<sup>8</sup> 比較例外的是《語言問答》的〈問答十五在學房〉刪除了原文pp.233-37三頁左右的內容，可能是基於編寫者在篇幅上的考慮或內容的喜惡。

## (二) 取捨同義詞匯、短語

《漢字文法·問答》原文中常以“/”符號分割多個同義的詞彙或短語，《語言問答》對這些內容進行了篩選，一部分保留了多個同義的詞彙或短語，改寫為兩個完整的句子；大部分情況下是保存了多個中的一個，刪除了其他，這種刪減、改定表現了編寫者的語言觀念。第一種情況如：

- (5) . 你納、納福/安福。(漢字文法, p.216)  
 你納好、你納、納福、你納安福。(語言問答, p.1b)
- (6) . 飯巴了鍋/飯烏了。(漢字文法, p.248)  
 飯巴了鍋、飯烏了。(語言問答, p.16a)

這裡的“你納”用來表示尊稱的“您”，是目前所見文獻中最早的一例，在《語言自邇集》中的得到了進一步的運用和註釋。這種情況的較少，絕大多數是刪除了一個同義的成份。

第二種情況共計出現了46處，除在完全相同的結構之間選擇外，有一些是在偏書面或口語的說法中留下了口語的說法：

- (7) . 你聒我的耳。(漢字文法, p.221)  
 震聾了我的耳朵。(語言問答, p.4a-4b)
- (8) . 沒有大病、小病也未免有。(漢字文法, p.238)  
 沒有大病、小病也免不了。(語言問答, p.10b)
- (9) . 春時是最好的。(漢字文法, p.228)  
 春天是最好的。(語言問答, p.8a)

另一些或修正了原來的習慣用語：

- (10) . 你有幾個小婦人/偏房。(漢字文法, p.223)  
 你有幾個偏房。(語言問答, p.5a)
- (11) . 老爺離貴/本國有幾年。(漢字文法, p.253)  
 老爺離貴國有幾年。(語言問答, p.19a)

“小婦人”是旧时妇人见地位高的人时的自称，戲曲中多見，《漢字文法·問答》的原用法顯然不對。“貴國”用語稱對方的國家表示尊敬，“本國”用于第一人稱談論自己的國家，《語言問答》刪除了不當的用法。

### 三、歷史印跡與實物流通

這部分從實物的角度，通過書籍藏章記錄的流通情況和原書上的歷史筆記來推測該書實物的使用、流通情況。

#### 1. 朱記與流通情況

上海的六種《語言問答》中，復旦的五種五冊的封面上都蓋有多枚藏章，據筆者的實地調查，<sup>9</sup>已可識讀出如圖一所示的七枚藏書章。

图表 1 國內六藏本朱記：



一號藏章為橢圓形內外圈相套朱色章，加蓋於封面頁右上角，上部刻寫有“ZI-KA-WEI”字樣，是上海話“徐家匯”的拉丁語轉寫。裝飾花紋下是字母“SCHOLASTICATUS”，即拉丁語經學院、神學院的意思。印章中間是代表耶穌的“IHS”與十字架圖案。1847年天主教教士南裕祿在徐家匯建天主堂老堂，在徐家匯藏書樓內歷史圖片顯示，1896年的徐家匯地區圖上，1897年將拆除的神父樓西側的建築內仍是神學院藏書樓。該書曾經歸神學院所有，此朱記加蓋于神學院藏書樓存在的1847-1897年之間。

二號藏章是橢圓形雙邊朱色章，加蓋在首頁右側最下方。印章的上部刻有“BIBLIOTH \* SCHOLASTICUS”字樣，拉丁語“biblioth”義為圖書館、藏書樓，“scholasticus”為神學院。

<sup>9</sup> 在识读过程中，笔者得到了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复旦大学古籍部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大力帮助，在此表示真挚的谢意。

下部是漢字“徐家匯”，中間是字母“IHS”組成花樣裝飾圖，說明該書曾被徐家匯神學院收藏。據徐家匯藏書的王先生言，約六十至七十年代徐家匯神學院開始有了大量藏書，1897年擴建後，神學院藏書樓拆去，併入徐家匯藏書樓，即可以推測該書是1896年及以前歸入神學院藏書的。後期的圖書直接進入徐家匯藏書樓，而不會蓋有此章，加蓋的一般是“biblioth major”大書房藏書章。

三號藏章為橢圓雙邊朱色章，所見僅一，加蓋于二號藏章上部偏文字內容一邊。印跡模糊，識別困難。外圈為文字“MISSION SCHOLASTICATUS TOM KIA TOU，“mission”在拉丁語中表示傳教組織，“tom kia tou”即上海話董家渡的拉丁語轉寫。中間的花紋因印記模糊很難辨認，看似也是一個“IHS”的圖案。加蓋此印說明該書曾被董家渡傳教堂神學院收藏。

四號藏章為長方形粗框漢字楷體“震旦大學圖書館藏”朱色章，19世紀中期在徐家匯地區開始培養教士的神學院、修道院的同時，開始創辦普通的學校，徐匯公學、震旦學院相繼成立。1903年馬相伯得到耶穌會總會的資助成立震旦學院，因1905年馬相伯另組復旦公學而一度停學，1908年遷入法租界，1928年改稱震旦大學，即說明該書是1928年及以後進入震旦大學的。

五號藏章是藍色尖角雙邊章，中間為宋體漢字“震旦大學院”，上部為“UNIVERSITY L'AURORE”字樣，下部以花紋分隔，文字模糊不能辨認。“震旦學院”1903年創立時，“震旦”取自西元前印度對中國舊稱——“秦坦”的諧音，法文校名即“L'Aurore”。1912年，又按法國大學體制，改稱“震旦大學院”，並作為天主教大學，在羅馬教廷立案登記。1928年前後，傳說中國政府將收回租界，耶穌會擬將震旦遷往安南（越南）西貢，事為馬相伯家屬所聞，請于右任出面干涉作罷。同年依照舊中國政府章程，改稱震旦大學。故五號藏章的使用時段為1912-1928年。

六號藏章是長方形細框篆體“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朱色章，七號藏章是扁長方形篆體“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朱色章，兩者文字一致。1905年成立復旦公學後，歷經波折，1917年，復旦開始辦理大學生本科業務，正式改名為復旦大學。說明六號和七號藏章都應是1917年后加蓋的。

結合上面的分析，復旦各藏本的藏章及其反映的流通情況如表所示：

索書號	藏章數量	藏章分佈	流通情況
380326: 1	封面頁 1 枚	一號藏章	最初為“徐家匯神學院”所有，後為天主教大學“震旦大學院”所有，最後轉入復旦大學圖書館。
	首頁 3 枚	四、五、六號藏章	

380326: 2	外封 1 枚	二號藏章	最初為“徐家匯神學院”所有，並收入徐家匯神學院藏書樓，後為天主教大學“震旦大學院”所有，震旦大學圖書館收藏，最後轉入復旦大學圖書館。
	封面頁 1 枚	一號藏章	
	正文首頁 4 枚	二、四、五、六號藏章	
380326: 3	外封 1 枚	二號藏章	最初為“徐家匯神學院”所有，並收入徐家匯神學院藏書樓，後曾被董家渡傳教堂神學院、震旦大學圖書館收藏，最後轉入復旦大學圖書館。
	封面頁 1 枚	一號藏章	
	正文首頁 4 枚	二、三、四、六號藏章	
380326: 4	外封 1 枚	二號藏章	與 380326: 2 情況一致
	封面頁 1 枚	一號藏章	
	正文首頁 4 枚	二、四、五、六號藏章	
380326: 6	封面頁:	五號藏章	曾為天主教大學“震旦大學院”收藏，後轉入震旦大學圖書館、復旦大學圖書館。
	正文首頁 2 枚	四、七號藏章	

上海圖書館古籍部所藏的《語言問答》表面沒有任何藏章，徐家匯藏書樓目前沒有收藏該書的紀錄。但從復旦五個藏本的情況來看，可以推定《語言問答》在成書之後至19世紀末20世紀初，主要流通於天主教神學院、教堂、教會學校等場所，是教會學校學習漢語的教材。

## 2. 復旦藏本筆記研究

復旦四號藏本在隨文欄線內、天頭、地角等位置有大量鉛筆的筆記。隨文欄線內主要是漢字的注音，天頭和地角主要是課文中曾出現的筆記的含義的解釋。根據全書筆記的識讀，我們大致將筆記內容分為五類：注音、標注專有名詞、解釋詞義（英文、拉丁文、法文、中文同義詞）和修改漢字等。

### （一）用威妥瑪拼音注音

注音多出現在隨文欄線內和天頭或地角，在拼寫方式上統一為威妥瑪拼音，這一點說明標記者是西人可能性較大。

根據初步統計，全書用威氏拼音方式標注三千餘漢字，其中約50%的筆記仍可清楚識別。除為生詞注音外，有些在全書多次出現的單詞被多次注音，如“撻”（標注為*p'eng*<sup>10</sup>）在全書被標注了四次，幾乎每次遇到都被標出讀音，可見除為生詞注音外，提示朗讀也是該書注音的一個重要目的。

從具體所標注的讀音來看，除北京音外，標記中還有一些非北京音的成份。一部分表現了吳語的讀音，如圖表所示：

圖表 2

頁碼	漢字及其普通話發音	吳方言讀音	普通話發音對應的威妥瑪拼音	筆記中標注的威妥瑪拼音
P6a	篷 (peng)	[bon]	<i>p'eng</i>	<i>Peng</i>
P6b	桃 (tao)	[dau]	<i>t'ao</i>	<i>Tao</i>
P21a	籐 (teng)	[den]	<i>t'eng</i>	<i>Teng</i>

這些無送氣符號的讀音表現了吳語保留了中古塞音聲母三分的面貌。另一部分表現了粵語的讀音，如圖表二所示：

圖表 3

頁碼	對應漢字及普通話發音	粵方言讀音	普通話對應的威妥瑪拼音	筆記中標注的威妥瑪拼音
P12b	香 (xiang)	[hoeng]	<i>hsiang</i>	<i>hiang</i>
P14a	下 (xia)	[haa]	<i>hsia</i>	<i>hia</i>
p10a	限 (xian)	[haan]	<i>hsien</i>	<i>hien</i>
P14a	棋 (qi)	[kei]	<i>ch'i</i>	<i>k'i</i>
P15b	撿 (jian)	[gim]	<i>chian</i>	<i>kian</i>
P25a	金 (jin)	[gam]	<i>chin</i>	<i>kin</i>
P25b	毬 (qiu)	[kau]	<i>ch'iu</i>	<i>k'iou</i>
P26a	牽 (qian)	[hin]	<i>ch'ien</i>	<i>kien</i>
P39a	揀 (jian)	[gaan]	<i>chien</i>	<i>kian</i>
P43b	頃 (qing)	[king]	<i>ch'ing</i>	<i>k'ing</i>

h與hs、k與ch混用的情況表現了粵語中見系聲母保留舌根音的面貌。

<sup>10</sup> 本文中凡威妥瑪拼音方式的注音為斜體字，國際音標組合的音節用[]表示，漢語拼音發音用（）表示。

通過原文對照并利用張衛東先生的研究成果，我們發現《語言自邇集》第一版所附《異讀字音表》中以上表格中漢字的方言讀音情況與筆記中標記的方言音是一致的。<sup>11</sup>換言之，這些筆記標記的時段就是漢語官話中南京音向北京音轉變的這個歷史時期，即清末19世紀中期，即在該書編輯完成或收入神學院圖書館后不久。

## (二) 標注出專有詞語

在隨文欄線正文中用大括弧、方框兩類符號標記了一些中文詞語。其中方框所標記的詞語多為專有名詞，一般沒有解釋，只是標示出詞語，數量較少：

(12). 就是何老爺還沒有來罷。(語言問答, p.15a)

(13). 老爺走汀州的路麼。(語言問答, p.18b)

(14). 我是嘉慶十六年起的身。(語言問答, p.19a)

用大括弧標注的詞語範圍較廣，且70%以上有解釋，除專有名詞外，還有一些較難通過字面理解的詞語：

(15). 一時傳聞說、澳門成了一片曠野了。(語言問答, p.29b)

(16). 因為有左堂的詳文。(語言問答, p.29a)

(17). 他有兩個大官的親戚、一個是他的舅舅、是現在的陝西道監察院禦史、一個是他的叔丈人、是現任的刑科給事中。(語言問答, p.50a)

(18). 他的事情就是看小說金瓶梅、西廂鼓兒詞。(語言問答, p.45a)

因課文內容涉及到官府與時事，所以除了地名、文化類詞語等大多被括弧出來的專有名詞外，大多是官府的名稱或官員的職位。這一類詞的解釋也往往簡要，並沒有指出某個官職的具體定義，只是大概說出一個總括的含義。如例17“監察院禦史”一詞，標記者在天頭位置抄錄下“*kian tcha*”後，解釋為“*examine*”，即英文檢查、管理義。

## (三) 多種語言解釋語義

解釋詞語的語義是全書筆記中體現標記者背景最顯著的部分，主要採用的是引用解釋法，即先用威妥瑪拼音方式引用詞語，再用其他的語言來解釋。復旦六號藏本上幾乎每兩頁的天頭位置就會出現筆記，有些頁更是寫得滿滿當當。

### 1. 外文釋義

<sup>11</sup> 張衛東《從〈語言自邇集·異讀字音表〉看百年來北京音的演變》，載《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學報》2002年第4期，第15-23頁。

在釋語語言的選擇上，約75%以上選用的是拉丁語，另外也有部分用法語和英語：

課文中的詞語“茅房”，引用為“*mao fang*”，解釋詞語“*cahute*”（拉丁語：簡陋的住房，窩棚）（語言問答，p.21b上）。

“左堂”，引用為“*touo tang*”，解釋詞語“*un magnate*”（拉丁語：一個重要人物）（語言問答，p.29a上）。

“效法”，引用為“*hiao fa*”，解釋詞語“*innitor*”（拉丁語：學習、以……為學習的榜樣）（語言問答，p.39a上）。

使用法語的如，課文中的詞語“多羅呢”，引用為“*touo louo ni*”，解釋詞語“*droguet*”（法語：粗毛呢，花緞，提花織物）（語言問答，p.27a上）。

使用英語如，課文中的詞語“原告”，引用為“*yuan kao*”，解釋詞語“*accusant*”（英語：控訴者）（語言問答，p.49b上）。

## 2. 中文同義詞解釋

部分詞語用較口語或者簡易的中文同義詞來解釋，有些也在同義詞之後再用外語解釋。

詞語“報房”引用為“*pao fang*”，在大括弧後用“*pao kuan*”（報館）解釋（語言問答，p.24a上），可見當時“報館”是比較常用的說法。

“剛殼”引用為“*kang gou*”，在大括弧後用“*pou to*”（不多）解釋（p.34a下）。

“好生”引用為“*hao chen*”，在大括弧後用“*hao hao ta*”（好好的）解釋（語言問答，p.42a上），“好好的”應該是比較口語化的說法。

## 3. 聯想釋義法

除直接引用課文中的詞語外，有時標注者還會擴展課文中的詞語，以拓展辭彙量。

在解釋“鰥寡孤獨”時，標注者將這四個詞語拆開，並分別用法語的單詞來對應解釋，從已經識別出的三個詞語來看，可以說是十分準確的：“鰥”（*kuan*=*Veuf*（法語：喪偶的丈夫））、“寡”（*koa*=*Veuves*（法語：喪偶的妻子））、“孤”（*kou*=*Orphelin*（法語：孤兒））。同時又從這個詞語引申出去，在天頭位置引用辭彙為“*kou erh*”（孤兒），大括弧後用“*kou tu*”（孤獨）來解釋，非完全的同義詞解釋。

詞語“狐朋狗友”，在天頭位置引用為“*hou li*”（狐狸），大括弧後用拉丁語“*volpes*”（狐狸）來解釋，（語言問答，p.44b上）在解釋的同時拓展了一個新的詞語。

## 4. 修改錯誤

在隨文欄線正文中，標注者用鉛筆塗改的方式作了一些錯別字的修改。

(1) 加筆法：

課文中的句子“等一會尔等我來”，標記著在正文中在詞語“尔”的左邊加了一個單人旁，改為“你”。（語言問答，p.3a）

句子“如今我們單單的用快子吃飯、用不得叉子勺子”，詞語“快”添加了竹字頭。（語言問答，p.15a）這一處的漢字在復旦三號副本上作了同樣的修改。

(2) 改字法：

課文中的句子“發擡不去作活、父母看見狠傷心。”如圖8所示，正文中在詞語“擡”的旁邊寫了漢字“呆”。（語言問答，p.46a）。

#### 四、編寫者與編寫背景推定

上文已經提到，對《語言問答》頗有研究的內田慶市認定該書是威妥瑪及其助手應龍田在1860年出版《問答篇》和《登瀛篇》之後，1867年出版《語言自邇集》第一版前這段時間出版的另一部書。

他提出的論證依據有兩條，一是威妥瑪曾在《尋津錄》（1859）中提到非常信賴公神甫的漢語，并希望自己能寫出一本與《漢字文法》類型的學生手冊<sup>12</sup>，但這一依據并不能直接證明威妥瑪會將《漢字文法·問答》的內容照錄到自己的書里；第二條是《自邇集》序言中提到的：

The phrases contained in each of its eighteen pages are a portion of a larger collection written out years ago by Ying Lung-T'en. I printed the Chinese text of this with a few additions of my own in 1860, finding them in some favor with those who have used them, I have retained all but my own contributions to the original stock, or such phrases in the latter as are explained in other parts of this work, and now republish them as a sort of continuation of Part III. (perface X)

（18頁中的所有短語，是數年前應龍田已著錄整理好的短語集中的一部分。我將其作另一些添加後，于1860年作為漢語課本印了出來。後來得知課本很受學習者的歡迎，便又把原書的全部內容作為Part III的續編再版，刪去了自己增添的部分以及在其他章節中作為解釋的短語。）<sup>13</sup>

<sup>12</sup> 內田慶市（2001：51）。

<sup>13</sup> 此段翻譯轉引自內田慶市（2001：48）。

前一句中提到的印出的課本是1860年出版的《登瀛篇》，是可以確認的。問題在於後一句提到的〈續散語十八章〉的“再次出版”，內田先生認為這就是《語言問答》。但我們的意見是，第二個句子提到的“再版”，也可以解釋為，〈續散語十八章〉的內容第一次在1860年的《登瀛篇》出版了，後來又經過整理後在《自邇集》的第一版再次出版。

除此之外，我們還可以通過本文以上分析的一些成果來審視《語言問答》為威妥瑪直接編寫的這一結論。

#### (一) 對底本內容的刪定與保留

對底本內容的刪定與保留反映了《語言問答》編寫者的觀念與主張。如上文我們已經提到的，《語言問答》刪除了一段勉勵上學讀書的內容，卻保留了大段與勸人信仰西方宗教，貶低佛教道教的言論。如：

我還沒有定、人說天主教、同佛教、儒教、天地會、白蓮教、天理教一樣、不過都是勸人學好、這樣沒有異端。一定有、不能都是真的、到底顧不得考察明白、昨日在廟裡作會祭獻神、唱戲燒香燒紙、香蠟、門神紙錢、掛錢紙馬、元寶都有、到底廟神沒有靈、所以我再不拜那個廟。和尚變甚麼。人說變驢。道士作甚麼他們愛辯論。妮姑作甚麼、管閒事。(漢字文法, p.299; 語言問答, p.46b)

威妥瑪作為外交官，深知如何與中國人，特別是中國的知識分子打交道，他所選用的語言材料也自然也帶有很強的引導性，如：

古來有位聖人姓孔。他的教後世叫做聖教。為中國最尊重的。同時還有老子的教、叫做道教。佛教是西方僧家傳來的。尊佛爺出家的是僧家、俗說就叫和尚。尊老子出家的是道士。聖教又名儒教。儒教的人叫俗家。三教的總名就叫僧道儒。(自邇集, p.64)

即使來自不同的底本，也很難想像這兩段文字會被同一位編寫者採用。

#### (二) 詞彙用語

在原文整理的過程中，我們發現，《語言問答》中頻用的一些詞語形式在《問答篇》、《登瀛篇》或《語言自邇集》中都沒有使用，以下略舉三例：

##### 1. 虛詞：單單

《語言問答》全文使用的十七例“單單”，或肯定或否定，都作為副詞，表示僅僅、唯獨的意思，這個用法在明代已經出現：

(19). 有一黨人單單的想哄騙人、並不想別的。(漢字文法, p.217; 語言問答, p.2a)

(20). 如今我們單單的用筷子吃飯、用不得叉子勺子。(漢字文法, p.246; 語言問答, p.15a)

(21). 沒有人說山西那一邊有賊起來了麼。不單單的在那裡、在廣東也有海賊、鬧的利害。(漢字文法, p.260; 語言問答, p.23a)

在《問答篇》、《登瀛篇》及《自邇集》中表示這個意思多用“僅”或“只”，未見“單單”。

## 2. 虛詞詞組：能彀、能個、能勾

表示有能力的意思，《漢字文法·問答》中使用“能勾”，《語言問答》中〈問答二十三喝茶〉及以前都改作“能个”，〈問答二十四說中國話〉及以後改作“能彀”：

(22). 你能勾倚靠我。(漢字文法p215)

你能个倚靠我。(語言問答 p1a)

(23). 用心二三年的工夫、能勾學好了、這麼容易。(漢字文法p249)

用心二三年的工夫、能彀學好了、這麼容易。(語言問答 p17a)

“能勾”和“能彀”是異體字，根據《漢語方言大詞典》詞條情況，這裡的“能个”應該來自北京話口語中表示聰明、技藝高的“能个儿”（也做“能格儿”），顯然與吳語與西南官話系統中表示“這樣”、“怎麼這樣”的用法不同。<sup>14</sup>《問答篇》、《登瀛篇》及《自邇集》中使用的都是“能彀”，未見“能勾”或“能个”。

## 3. 慣用語：莫奈何、無可奈何

《語言問答》使用的是“莫奈何”，表示“無可奈何”的意思：

(24). 料理世務的事情上頭有的危險不少。這些都是莫奈何的事。若別人命你罷了、到底你的師傅命你不聽、這個了不得。(漢字文法, p.231; 語言問答, p.9a)

同樣的意思，《自邇集》中使用的是“無可奈何”，未見“莫奈何”：

<sup>14</sup> 許寶華，宮田一郎《漢語方言大詞典》，北京 中華書局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5230-5231 頁。

(25). 那是從前做買賣時候兒累的、如今是回家歇着了。回家是回家、也是無可奈何。(自邇集, p.101)

(26). 我無可奈何呀。我作不得主兒。(自邇集, p.114)

例(26)的句子來自《自邇集·續散語十八章》，說明即使是《語言問答》整本的第一部份〈語言問答〉和第二部份〈續散語十八章〉中也是存在語言差異的。

根據《語言問答》的編寫者對全文四十七處同義的短語和詞彙修訂的情況來看，如果編寫者意識到了如上述些詞彙上的差異，將其改定統一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綜合以上的意見，我們將《語言問答》的編寫者與編寫背景推定為兩種可能性。

主要從後半部份〈續散語十八章〉的情況來看，威妥瑪和他的助手應龍田編寫了《語言問答》也是具有可能性的，但該書應該是編寫《語言自邇集》過程中一個草稿，絕不是威妥瑪已經編輯完成并出版的書籍。

從上述的內容、詞彙的分析來看，我們認為《語言問答》更可能是一個教學學校或神學機構採集其他正式出版的漢語教材，私自編寫刻印的課堂用書。<sup>15</sup>編寫者的背景決定了《語言問答》中宗教內容的豐富性，雜合編印的性質決定了《漢字文法·問答》和《語言自邇集·續散語十八章》合在了一起，其明顯的上下分冊和體例上的區別應該是兩套書非同時刻印的結果。在流通方面，朱記傳達的藏書信息與該書的編寫場所和主要使用區域相關；刻本上的19世紀中期的鉛筆筆記是當時神學院教學內容的生動體現，復旦藏本上的這些筆記的標記者很可能是學校裡的漢語教師，他熟練掌握了拉丁語、法語和英語，這些筆記也就是授課筆記，用作在課堂上向同學解釋。

筆者也將從詞彙、語法等角度對《語言問答》與公神甫的《漢字文法》，威妥瑪的《語言自邇集》、《登瀛篇》及《問答篇》作進一步的比對分析，以得出更進一步的結論。

參考文獻：

Joaquim Affonso Gonçalves 1829: 漢字文法 *Arte china constante de alfabeto e grammatical*; Macao: impressa com licenca regia no real collegio.

Thomas Francis Wade 1867: .語言自邇集 *Yü yen tzu êrh chi. A progressive course designed to assist the student of colloquial Chinese as spoken in the capital and the metropolitan department*; London: Trubner

<sup>15</sup> 可以作為輔助論據的是，上海圖書館藏有多個刻本形式的《語言自邇集》，原都藏於徐家匯藏書樓。在版式上，一頁刻印了《自邇集》的課文內容，一頁是空白的紙，有些副本中這些空白的紙片上還有拉丁語的原句翻譯和筆記，很顯然是一個翻錄自《自邇集》、私自刻印的課堂教材。本文討論的《語言問答》也很可能是這樣的情況。

& Co.

顾长声1981《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

内田慶市 2010《<語言自邇集>源流及其在日本的傳播》(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編2010《跨越空間的文化：16-19世紀中西文化的相遇與調適》上海東方出版中心)

史式徽，金文祺1929《八十年來之江南傳教史》上海土山灣印書館

许宝华，宫田一郎1999《汉语方言大词典》中华书局

赵元任1956《现代吴语的研究》科学出版社